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气吞河岳

乾隆辛卯清秋仿天水夫人道法

苏晋沈宝善



(台湾)云中岳著



气吞河岳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①上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气吞河岳

〔台湾〕

云中岳著

中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气吞河岳

〔台湾〕

云中岳著

⊙下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气吞河岳

（加）122222 1222

气吞河岳

(上、中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760 千字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 - 5000 册

ISBN7 - 6434 - 0261 - 3
(上、中、下册)定价: 56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少侠萧俊奉其师碧眼真人之命，化名君箫，下山向一位江湖前辈瞎眼佛婆拜谒。

瞎眼佛婆告诉了萧俊他真正应该拜会的乃磨刀老人及其下落。

“七星会”祸乱江湖，为害一方，萧俊路见不平，与之结怨。

李如云乃“七星会”中之人，但同萧俊却结为红颜知己。二人在黄山石室一起炼就神功《六脉真气》引出了多少绮情画卷，又有多少悲欢离合。

磨刀老人终于找到了。

少侠得知家仇乃为“七星会”所酿，那么他与如云的欢爱之情又该如何发展？

萧俊倚仗芙蓉宝剑行走江湖。

连合狼姑婆，常夫人等数位奇人也出山寻仇。

他又结识了万巧儿，姬红药等美艳娇娃，她们一片芳心又全给了少侠，能不动心吗？

终于，闯入了龙潭，面对昔日的李如云，是情是仇？

众位魔功盖世的魔头，又加上妖艳无比的会主水芙蓉，此仇如何报？

一切的一切，欲要了解，讲透该是多么不容易。

本书情节离奇，场面宏大，使人仿佛真正身临铁马金戈，血影刀光的江湖。对儿女情长，缠绵的爱情，男女之欢，灵与肉的描写确是新颖独到。

真可谓此乃武侠加言情之上乘佳作也。



作者简介

云中岳，本名蒋林，字柏楚。祖籍广西南宁市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。

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、大宗师金庸已封笔，鬼才古龙，英年早逝；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。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，畅销不衰。其代表作有《剑底扬尘》《江汉屠龙》《八荒龙蛇》《邪神传》《匣剑凝霜》《断魂血琵琶》《铁汉妖狐》等。

策 划
责 任 编 辑

海 军
常 任

目 录

第 一 章	芙蓉宝剑	(1)
第 二 章	前辈高人	(36)
第 三 章	八手罗刹	(100)
第 四 章	各怀鬼胎	(169)
第 五 章	石室奇遇	(205)
第 六 章	对景怀人	(240)
第 七 章	磨刀溪上	(306)
第 八 章	身世家仇	(340)
第 九 章	天蝎宫主	(375)
第 十 章	真假君萧	(410)
第 十 一 章	妙手回春	(441)
第 十 二 章	天下难容	(474)
第 十 三 章	迫在眉睫	(504)
第 十 四 章	力挽狂澜	(543)
第 十 五 章	由刀生恨	(577)
第 十 六 章	劫镖之理	(609)
第 十 七 章	初露锋芒	(644)
第 十 八 章	登天之举	(677)

第十九章	两位贵宾	(711)
第二十章	蓝袍道人	(753)
第二十一章	辨别真劣	(775)
第二十二章	混入总坛	(810)
第二十三章	火德星君	(843)
第二十四章	瘦小老头	(879)
第二十五章	剑担挑宫	(918)

第一章 芙蓉宝剑

“秋水芙蓉，决云断彩虹，匣中转紫电，入海斩蛟龙。”

玉芙蓉，是一柄举世闻名的宝剑。

剑，当然不会是玉琢的，所以名之为玉芙蓉，是因它冰刃耀雪，晶莹如玉的缘故。

玉芙蓉，是形意门累世相传的传门之宝。

形意门的祖师爷是岳武穆，据说宋室南渡，岳飞召集乡曲子弟，研习拳棒，以御金人，而图进取，得武当形意而阐发之。

形意门就这样在江南发轫，而成为南方拳击的鼻祖。

传到到在，已经第二十代了，这第二十代掌门人姓萧、名清宇，世居临安玲珑山山麓。

萧清宇饱读诗书，为人谦和，看去恂恂儒雅，但在武林中，却声名甚著。

形意门以练气为主，江湖上盛传着形意门最厉害的一手功夫，叫做“七步掌”，能伤人于七步之内。

据说“七步掌”每代只传一人，也就是说只有继承掌门人的人，才有资格练习；但这也只是传说而已，因为江湖上谁也没有人亲眼见过。

这是因为形意门严禁门人弟子在江湖走动，也从不卷进江湖是非的旋涡。

萧清宇今年四十有五，膝下只有一个儿子，今年才十二岁。

门下收收了两个弟子，大弟子徐志刚，二弟子于志成，都是故人之子。

这是四月初头，乍暖乍寒的天气。

午后，天空洒过阵雨，淡淡阳光，又从云层里钻出来了。

萧清宇这时正站在书房前面宽敞的走廊上，右手拿着一根翡翠嘴的斑竹旱烟管，悠闲的望着花坛花架上一角斜阳，随口吟道：“四月清和雨乍晴，南山当户转分明……”

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从身后传了过来。

萧清宇连头也没有回，缓缓问道：“志成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进来的正是他二弟子于志成，四方脸，貌相忠厚，二十三四岁年纪，穿着一件蓝布长衫，身子挺扎实。

这时脚下一停，神色恭敬的躬着身道：“启禀师父，外面来了一位姓申的客人，要见你老人家。”

“姓申！”

萧清宇缓缓过身来，问道：“你没问他有什么事吗？”

于志成道：“回师父，是大师兄接待的，大师兄问过他，他只笑了笑，说是你老人家的同门，大师兄不敢怠慢，请他在客厅奉茶。”

萧清宇心中不禁泛起丝阴影！

姓申的同门，那准是师兄申赞廷——

三十年前，被师父逐出门墙的师兄！

三十年了，自己从未听到过这位师兄的下落，今天突然来访，会有什么事呢？

人毕竟是有感情，也最怀旧的动物，虽然时光过了三十年，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大孩子，但他记得师兄和自己相处极为融洽，也极为爱护自己……

萧清宇想到了昔年的情份，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手提早烟

管，急步往外行去。

转过屏风，他已看到上首客位上坐着一个脸型瘦削，两鬓花白，颌下留着一把疏朗朗苍须的瘦高老人。

那不是师兄申赞廷还有谁来？

三十年前，申赞廷是一个英俊挺拔的青年，经过三十年岁月的刻划，他虽然苍老了许多，但还可以从他清瘦的貌相中看出当年的气概！

萧清宇急步迎了出去，双手抱拳，一拱到地，说道：“师兄远莅，小弟迎迓来迟，还望师兄多多恕罪！”

申赞廷站了起来，双目凝注着萧清宇，呵呵笑道：“萧掌门人居然还认得愚兄，倒是难得的很。”

萧清宇抬抬手道：“师兄请坐。”

两人分宾主落座。

大弟子徐志则悄悄退下。

萧清宇抬目道：“三十年不见，小弟时在念中，师兄倒是丰采依然，并不见老，不知一向可好？”

申赞廷手拂苍须，深沉一笑道：“老了，年岁不饶人，愚兄两鬓已斑，须眉苍苍，唉，三十年来，一事无成，不提也罢，贤弟正当鼎之年，名满江湖，看来神采奕奕，这些年自然春风得意了。”

萧清宇拱手道：“小弟格遵师训，从不涉足江湖，除了闭户读书，很少外出，那里谈得到春风得意？”

“哈哈！”

申赞廷大笑道：“但贤弟在武林中声誉之隆，并不在少林、武当两派掌门之下，愚兄当真与有荣焉。”

萧清宇欠身道：“但是师兄过奖，小弟何德何能，怎敢和慧通大师（少林）无为道长（武当）相提并论？”

说到这里，抬手道：“师兄请用茶。”

申赞廷取起茗碗，喝了一口，随手放下，正容道：“贤弟不用自谦，形意门创立宗派，虽在少林、武当之后，但自宋迄今，在武林中一直和少林、武当鼎足而三，贤弟是形意门掌门人，岂可妄自菲薄？”

萧清宇拱手道：“师兄教诲极是。”

申赞廷忽然神色一黯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愚兄惭愧，昔年被逐师门，贤弟情谊依然如昔，还口口声声叫我师兄，真使愚史深感愧怍。”

三十年前，申赞廷被逐出门墙之时，萧清宇还只十五岁，当时并不知道申师兄究竟犯了什么门规？

直到师父去世，师父没有说，他也不敢问。

只听师父说道：“申赞廷鹰视狼顾，言不及义，日后必入歧途，你不可和他接近。”

这句话，晃眼就是三十年了！

如今听说师兄忽然提起旧事，一时无从回答，只好避重就轻的道：“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年，师兄还提他则甚？”

“唉！这是愚兄终身一大憾事……”

申赞廷清瘦的脸上，隐有戚容，目光落到师弟手中那根翡翠嘴斑竹旱烟管上，说道：“贤弟这支烟管，倒是不错。”

萧清宇忙道：“师兄可要来一筒尝尝？”

这正是转移话题的好机会，当下就装了一筒烟丝，双手递过，一面亲自打着火绒，替他点火。

申赞廷接到手中，吸了两口，笑道：“愚兄昔年练的是点穴镊，但身边长年带着兵刃，总嫌小气，也显得扎眼，因此改用旱烟管，愚兄用的是一根乌木根，烟斗是用风磨铜所制，今天特来拜会贤弟，不便携带，故而留在客店之中。”

萧清宇道：“师兄这就不对了，别说咱们师兄弟昔年情如手足，一别又是三十年不见，就算是普通朋友，到了临安，也该住到小弟寒庄里来，何用再住客店，师兄落脚何处？小弟立时命人去把行装取来。”

申赞廷脸上微有感动之色，重重的吸了口烟，才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，自家兄弟，不用客气，不瞒贤弟说，愚兄此来，正有一件正经事儿，要和贤弟商量。”

萧清宇心中不禁一动，欠身道：“师兄有何吩咐，但请直说。”

申赞廷道：“事情是这样，愚兄和几位好友，应总会主之邀，筹组十二宫，为武林同道伸张正义，这十二宫，各设一位宫主，遴聘江湖上久罕众望的各大门派掌门人出任，愚兄已向总会主推荐贤弟出掌天秤宫，愚兄已把聘书带来，请贤弟过目。”

说着，伸手从大袖中取出一个梅红封柬，双手递了过来。”

“总会主”，他没说总会主是谁？

“十二宫”，这名称也显得有些不伦不类！

萧清宇相着先师的话，心中黯暗叹息一声：“看来师兄果然已经入了歧途。”

但他究竟是自己的师死，不好明言相劝，只得淡淡一笑，拱手道：“师兄盛情推荐，小弟极为感激，只是本门和其他门派不同，历代师祖，立有严训，不准本门弟子涉足江湖，还请师兄代小弟覆上总会主，这份聘书，小弟不敢拜受。”

他也没问总会主是谁？

申赞廷脸色微微一变，接着诚挚地道：“老会主对贤弟十分器重，才畀以天秤宫宫主，再说，目前江湖上，乱象已萌，任何一个门派，谁也无法固步自封，闭关自守，古人说的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十二宫创立的宗旨，是替天行道，为天下武林谋福

祉，以愚兄和贤弟的交情，决不会使贤弟吃亏上当。”

萧清宇道：“师兄是知道本门规矩的，小弟滥竽充数；但既掌本门门户，就得属遵本门门规，此事实在难以遵命；还望师兄原谅，替小弟婉谢了。”

“唉！”

申赞廷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脸上不期微现惋惜之容，口中轻叹一声，把那份聘书收了回去，点点头道：“愚兄早就知道贤弟属守师训，不肯作出岫之云，人各有志，愚兄也不好相强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抽了一口烟，然后用左手抹了抹翡翠烟嘴上的口水，把旱烟管递给萧清宇，说道：“贤弟请自己用吧！”

萧清宇接过烟管，随手装了一筒烟，打着火绒，吸了一日，抬头道：“师兄多多原谅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申赞廷取起茶碗，喝着茶，深沉一笑，又道：“愚兄来的时候，会主夫人也交代一件事，要愚兄跟贤弟打个商量。”

又有一件事！

萧清宇道：“师兄请说，只要小弟办得到的，无不遵命。”

这话已经留了退步。

申赞廷自然听得出来，朝他阴笑了笑道：“说起会主夫人，贤弟大概也听人说过，她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芙蓉妃子水芙蓉……”

萧清宇听得暗暗皱了下眉，忖道：“师兄果然身入歧途，陷溺已深，竟然和黑道妖邪为伍！”

芙蓉妃子水芙蓉，名列江湖十三妖，他自然听人说过。

申赞廷看他没有作声，续道：“会主夫人听说形意门有一柄宝剑，名为玉芙蓉，和她名字甚为巧合，因此挽愚兄顺便向贤弟情商，如能谿爱，会主夫人愿以珍藏的一颗骊龙珠，作为交换，